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禮記大全卷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内則第十二

疏曰閨門之内軌儀可則故曰内則。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義為多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

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石梁
王氏曰註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命后王君公
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别稱也鄭註皆非記者本意
但據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教典在所兼統如
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東萊呂氏曰內則一篇首言后
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
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
為問矣○嚴陵方氏曰宰冢居六卿之長而以道佐
王者也唯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降焉○臨川吳氏
曰天子為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
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

之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兆民俾效而法之也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

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縰黑繒韜髮者以縰韜髮作髻訖即横插笄以固髻總亦繒為之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拂髦振去髦上之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鬌之形此所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縰次加笄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之

纓結於頷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埀謂之緌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著韠又加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帶中韠以韋為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韍他服則謂之韠○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埀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横繫額上是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

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觿狀如錐象骨為之小觿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者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

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韜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舊註云筆彄其形制未聞遰刀室也大觿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

器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嚴陵方氏曰或謂玦即決也以鉤弦而決之且珍飾焉故從玉

偪

即詩所謂邪幅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偪也

屨著綦著音斫綦音忌

綦屨頭之飾即絇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長樂陳氏曰帨佩巾也佩巾雖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礪謂之硎亦謂之礱書曰

用汝作礪是也詩曰童子佩觿佩觿成人之服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詩人刺之捍韝臂也以韋為之亦謂之拾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周禮曰烜氏夫遂取明火於日鑒取明水於月夫遂即金燧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名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名陽以陽名陰夫道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言鑒以體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內則幅屨著綦鄭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偪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幅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偪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

笄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

也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髻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為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

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箴管箴在管中也縏袠皆囊屬施縏袠者為貯箴線

纊也衿結也纓香囊也山陰陸氏曰刀礪礪所以礪刀箴管管所以管箴綦屨以

綦約屨○長樂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

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

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為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苛疥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

饘酏酒醴芼羮菽麥蕡稻黍梁秫唯所欲

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為羹也蕡大麻子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
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枌免新
鮮者薧乾陳者言堇荁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
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滫之滑者也凝者為脂
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
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

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長樂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燠寒候其冷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為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以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幾親喜而不之厭也孝子之事親也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是莫之致矣○嚴陵方氏曰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燠將徹之使凊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已發而傷者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為苛氣虛而生癢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

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夫色所以通人己之情也已能柔色斯足以溫親之色矣自敘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順其所欲而進之也棗栗飴蜜故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者此也堇荁枌榆四者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薨也數者其性為滑故曰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所欲者則嘗之也自下氣怡聲而下則所以養志也自饘酏酒醴而下則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為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即其遺制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嚴陵方氏曰後言男角叏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女以該之也臭謂香物若蘭芷之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即事也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朱子曰註言佩容臭為廹尊者蓋為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嚴陵方氏曰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用故也灑掃則用水以斂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內以及外也布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于外之類是矣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起晏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

事者各治其所當為之事也晚朝為夕○鄭氏曰異宮崇敬也張子曰古者有東宮西宮有南宮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月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故太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為害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致其敬也然貴貴者其禮宜祥賤賤者其禮宜畧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周官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士固有不命者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長樂劉氏曰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禄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將坐曰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鄉衽臥席也將衽謂更臥處也長者奉此臥席而鋪必問足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牀也將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為安臥必簟在席上旦起則斂之而簟又以襡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污也衾則束而懸之枕則貯於篋也

長樂劉氏曰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至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向也將憩而避於他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衽欲何趾也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卧所以安老而憂尊也而席為之主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謂坐之將起寢之將興也几席之徹衾枕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偪之也敦與牟皆盛黍稷之器

牟讀為𪔂土釜也此器則木為之象土釜之形耳卮酒器匜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餕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也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成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

山陰陸氏曰謂之恒餕則著以其美者孺子餕故也言羣子婦佐餕不言冡婦冡婦不預也○慶源輔氏曰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冡子御食焉御侍也言御至矣羣子婦佐餕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旨甘柔滑孺子餕者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為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應之辭唯為恭噦嘔逆之聲也莊子大塊噫氣詩願

言則嚔咳嗽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為跛依物為倚睇視傾視也洟自鼻出者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

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不見裏為其可穢嚴陵方氏曰噦噫嚔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為不恭唾洟則聲貌俱為不恭矣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則不敢適己之便故也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唾洟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為紉嚴陵方氏曰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燠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洟不見而已則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燀溫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退敬齊無不敬也非精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唯敏矣敬以對忠矣唯誠故敏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慎齊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也袒裼擨親之恐親之心不安也唯不得已而後為之耳父母唾洟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澣漱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厭與幾而後請請敬之至也簡者為之則必得請而後備矣沐不言請省文也循是而行之固無不有至者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嚴陵方氏曰女受以篚則男所受可知言女受而不及男者受陰事女以受為正故也奠謂定之於地也以於地故言皆坐坐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義○有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

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湢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讀嘯為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

字為是擁猶障也由右由左見王制長樂劉氏曰外內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惡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禮當入內嘯則涉乎異也指則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嚴陵方氏曰言外內則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制尤所不可通故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擁蔽其面者惡外有所褻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

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為戒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焉則慈愛之心也○東萊呂氏曰既孝敬也何必戒其逆怠蓋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己意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旣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爲己意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也

慶源輔氏曰旣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己雖不欲人代已然不可不順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金華應氏曰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己以事而又代之以人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容以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為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庸用也怒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

終絕之也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則彼共為子婦之職而吾不可以愛故奪之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則為傷恩故也○慶源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是存父母之心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延平應氏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也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懽交結而不可解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

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西山真氏曰起者悚然與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今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如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望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慶源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諫而父母不悅非己之罪也不

諫而鄉閭責焉則已之罪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嚴陵方氏曰於父母所愛

之事猶若是況父母之身乎父母沒猶不衰況父母之存乎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説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金華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庶孽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乎吾身者而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

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為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知有親而不知有已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介婦衆婦也嚴陵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夫君子之心將有為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為也非盡

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使以事使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

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己與冢婦為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慶源輔氏曰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之也有婦則可以傳家事矣然至於祭祀賔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宜矣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葢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必異列嚴陵

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冢子之妻謂之冢婦猶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毋敢敵耦於冢婦者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嚴陵方氏曰私室即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沒冢婦唯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爾其餘則否也子婦無私貨以至不敢私與以家事統於尊故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茝蘭皆香草也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乏待尊者之乏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旣許然后取以與之也

嚴陵方氏曰獻諸舅姑者不敢

私受人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敢私與人故也○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非特舅姑之便其私乃所以成婦之德也有事則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私貸謂不請於舅姑而專有之者喜如新受賜人以與已已得以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始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又藏以待乏其心終一於舅姑也必請其故非誠於無私畜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也嚴陵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祗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已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

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益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貧賤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

終事而后敢私祭

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嚴陵方氏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為正統已之親為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者此不專為宗子於父

凡宗族皆不可也前言人事而後言鬼事於鬼事而如此然後爲至者其所以敬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飯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

飯之品有黄黍稷稻白粱白黍黄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穛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膳膷臐膮醢牛炙

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皆香美之名也醢字衍當删

牛炙炙牛肉也此四物爲四豆共爲一行　嚴陵方氏曰飯者食之本然制造之齊無他焉反其生熟之而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曰腳薌也土畜也羊曰膷薫也火畜也豕曰膮水畜也皆以其氣臭名之

醓牛胾醓牛膾

醓肉醬也牛胾切牛肉也並醓與牛膾四物爲四豆是第二行

羊炙羊胾醓豕炙

此四物爲四豆是第三行

醯豕胾芥醬魚膾

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炙小肉也胾大肉也膾腥肉也

雉兎鶉鷃

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

酏漿水醷濫

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為之已泲者為清未泲者為糟是三醴名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葢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酏以黍為粥也漿醋水也醷梅漿也濫雜糗飯之屬和水也

酒清白

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羞糗餌粉酏

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為餈記者誤耳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為粉糝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為餌葢先屑為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餈之言滋也山陰陸氏曰清清酒若今煮酒白昔酒事酒若今生酒糗餌粉餈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

此言進飯之宜蝸與螺同苽雕胡也脯羹折脯為羹也稌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為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也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濡讀為胹烹煮之也胹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為醬也三物之用醬益以調和其汁耳

服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服脩見前蚳醢以蚍蜉子為醢也謂食服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兔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為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橑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長樂劉氏曰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為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

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人於孝敬惜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鄭氏曰飯宜温羹宜熱醬宜凉飲宜寒也　嚴陵方氏曰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是也羹齊則雉兔雞犬之類是也醬齊則醓醢雚葅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凉之類是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

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與延平黃氏曰四時之氣各欲其强春欲木强夏欲火强秋欲金强冬欲水强其勢少弱則他氣乘之矣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五藏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强哉是故春多酸則助木而强之夏多苦則助火而强之秋多辛冬多鹹皆然夫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藏者脾之為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為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上云折稌犬羹兔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長樂劉氏曰飲食欲溫故比春

時羹汁宜熱故比夏時醬齊宜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時由是以飲食老者則易化而難傷矣春夏秋冬五行之氣也天地之化成品彙聖人順天地而養萬民者也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以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土以成其能也此經所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也牛宜稌牛肉稌飯尤相宜也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皆其類也豈獨於味為宜實亦於人有補焉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煎

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薌也餘倣此腒乾雉鱐乾魚麛鹿子鮮生魚羽鴈也舊説此膳所宜以五行衰王相參乃方氏燥濕疾遲雖弱之説今皆略之嚴陵方氏曰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小者為宜腒鱐者雉魚之乾者方夏物有餒敗之患故以乾者為宜也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雖犢與麛皆得以嘗之矣冬則物衆而可進之時故雖飛與潛者皆得以進之矣○王氏曰人者五土之所生五行之所致養口納味養形納氣一味之不調一氣之不順則疾癘得以乘而至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春行羔豚秋行犢麛所以順陰陽之中氣夏行腒鱐冬行鮮羽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麇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

疏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雉兔皆有芼者為雉羮兔羮皆有芼菜以和之○鄭氏曰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

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蜩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栭韻會註云江淮呼小栗為栭栗蔆芰也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

○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脩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物四時之和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儲之亦乎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胾亦謂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饌○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嚴陵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也膾脯羞也故不得兼之言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胾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言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

芥芥醬也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三牲牛羊豕也藙

茱萸也和用醯以醯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獸也

嚴陵方氏曰葱以氣達為忽芥以味辛為介春物方生故宜食性之忽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非性溫而生能久蓼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藙之辛以散其毒焉凡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蓼之味非不辛然必用藙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醯謂三牲也荀子曰醯酸而蚋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蓋醯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收其味而已然牲用醯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已

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駕不為羮惟烝煮而已故不曰羮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魴鱮二魚烝而食之故曰魴鱮烝雛烏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雛燒雉則或燒或烝或以為羮皆可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也言烝魴鱮燒雛及亨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山陰陸氏曰魴鱮弱魚也亨或易爛烝之可也無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必用蓼爾無蓼直無蓼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此九者皆為不利於人雛鼈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為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揺動之以觀其鮮餧一說作猶斮也謂削其鱗棗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蠹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攢之

者攢治其蝨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牛之夜鳴者其肉庮臭羊之毛本稀泠而毛端毳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皫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者貍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腥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脛毛斑也漏讀

為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者皆不可食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時而鳴赤股者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言其性之不盡驪言如驪之色白沙鳴鳴之悲凉者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曰望視則首昂矣交睫目毛以長故交黑春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也般在前脛故曰般臂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

舒鴈鵝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奥脾肶也藏之深奥處也此九物亦

不可食　嚴陵方氏曰握手一握也尾不盈握則形未成故弗食言此弗食則下陳者可知○王氏曰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有不和則資其味者疾癘或乘之而至於為害不少矣每物而辨則膳脩之用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體之養賴之而安矣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兎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醯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疏曰為記之時無菹軒

辟雝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雝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為之所以庋飲食之物嚴陵方氏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為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

予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士不貳羹胾則士羹亦有等矣葢彼主燕食此主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為等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為主故不可不隨宜焉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

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坫以庋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嚴陵方氏曰夾室以自是而達於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廚之義也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别者尊者詳卑者畧尊者隆卑者殺故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惟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此一節並說見王制山陰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

上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

石梁王氏曰此一養字蒙上文當從上聲忠養之養當從去聲

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嚴陵方氏曰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昬所以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蓋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為君子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西山真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感馮紞之譖不思太后之言而踈齊王攸㞐

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而已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然於乞言之際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然亦皆有惇史

焉○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亦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為主耳故曰三王亦憲東萊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此之於觀瞻不言之中氣味稍薄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疏曰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模象也㨿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牂牡羊也刲之刳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為墐說文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謂擘泥手不淨又兼肉熟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皽膜也糔與前章滫瀡之滫同以稻米為粉滫溲之為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折其肉以此

粥和之而俱煎以膏㳂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内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内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毋絶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脄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絶其理横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旦至明旦也醷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

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
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此肉於火上為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
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
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
合以為餌煎之
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

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舉皆也謂炙膋皆熱而焦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

八記者又不依次故間雜在糝食酏食之間

取稻米舉擣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

狼臅膏狼胸臆中之膏也此葢以滫溲稻米之粉而

煎之以膏註讀酏為餰者以酏是粥非豆實也此即

周禮之酏食山陰陸氏曰言為熬在上言為酏在下熬隆於用火言為稻粉在上亦以此周

官糁食即此糁酏食即此酏三相參謂糁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為酏所謂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是也此篇上言養老繼之以此益珍宜以養老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夫婦為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

長樂劉氏曰凡禮者為人倫而設也人倫之禮始於謹夫婦焉易稱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所以必為宮室先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皆所以為天下之內則也○嚴陵方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為宮室以居之辨外內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陰陽之分也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强者不得而啓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

長賤事貴咸如之

椸枷見曲禮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楎椸同類之物椸以竿為之故鄭云竿謂之椸餘見前 臨川吳氏曰既言外內不共湢浴男女不同椸枷又言非特外內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不共楎椸亦不共篋笥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山陰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獨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席言簟席獨嫌瀆也即父母舅姑不嫌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

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櫛縰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當夕當妻之夕也長樂劉氏曰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

以為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為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先於上而男女力行於下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〇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則所以致潔敬也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故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

之時也姆女師也慶源輔氏曰當産而辟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豈復有驕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病不敢失禮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表負抱也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蓋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别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

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使之

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儀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之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子生接以大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鄭氏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讀接為捷而訓為勝其義迂方氏讀如本字今從之慶源輔氏曰大

牢牲之大也大牢官之尊也所以重世子也據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而賜之者所重在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嚴陵方氏曰射之為道此男子之所當為者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方子之生則使人代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然則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冢子大牢謂天子之元子也　嚴陵方氏曰擇日卜日也卜而擇之故也○山

陰陸氏曰據士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牢今曰國君世子大牢為其接以大牢同於王也是以盛言之盡其詞焉爾且言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大牢國君世子大牢惟國君而遠之使不偪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理窮則同此皆言之法也○慶源輔氏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子有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為至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傅御之屬可

為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兒驚動也

長樂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無弗敬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為子之師也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乃及於是知所務矣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
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
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鬌所存留不翦者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
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嚴氏云
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
由自也且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
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

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　嚴陵方氏

曰角則相對以其耦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耦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慶源輔氏曰男女初生羈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耶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孺稚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

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

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

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

欲名成於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慶源輔氏曰姆先相

曰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婦之禮嚴矣夫對曰欽有

帥妻對曰記有成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

子當謂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也○

山陰陸氏曰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

以成之帥之者父道

也成之者母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

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於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吏州史皆其屬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

若諸侯絶宗則不告也山陰陸氏曰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之法也○嚴陵方氏曰名則辯告之以示於衆書則藏之以傳於久則以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華封人之祝堯以是而已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是展衣註云褖衣者以見子畢即待御於君故服進御之褖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

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山陰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漫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使從可知而已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内以側室在旁處内故謂此為外也○疏曰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嚴陵方氏曰適子庶子皆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說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

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内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餕使此生子者獨餕不如常時衆妾同餕也慶源輔氏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餕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擯者傅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略

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師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固無定所矣凡此以庶人之賤故其禮畧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嚴陵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山陰陸氏曰不言寢不言君所嫌褻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註讀旬為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山陰

陸氏曰執而見之待之若與已等冢子故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食飯也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嚴陵方氏曰教以右手則取其強而已是固男女之所同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反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嚴陵方氏曰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也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衣帛為襦袴亦為太溫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為迂曲煩擾也嚴陵方氏曰出就外傅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傅是矣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為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也禮帥初謂尊習先日所謂而不敢變也慮其妄有所改為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

之數則朝之所當學也策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六藝詳見小學書。朱子曰酌即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程子曰古之為學也易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其心急則佩韋緩則佩絃出入閭里則視聽遊習與政事之施𡚁不由此如此

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冑子必以樂欲其和也教之舞教之樂所以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也○嚴陵方氏曰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成於武故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為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為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為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為之經也勺固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

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教人也内而不出言藴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為人謀畫嚴陵方氏曰博學不教者葢學所以為己教所以為人故博學而不教内而不出者以其未足以為人故志乎内而亦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在

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慶源輔氏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獨善其身未足以善人也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

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禄之誘何由向善○嚴陵方氏曰四十則强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慮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為飾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内也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娩謂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紝繒帛之屬組亦織也詩執轡如組紃之制似絛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嚴陵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閤之内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觀於祭祀則欲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詩不云乎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助奠之謂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尚左尚右陰陽之別

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益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畧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為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拜尚右手尊陰道也

禮記大全卷十二